

桃江：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

婚约桃花江

刘鉴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桃江：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

婚约桃花江

刘鉴 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约桃花江 / 刘鉴 著 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 , 2016

ISBN 978-7-5060-9337-8

I. ①婚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2696 号

婚约桃花江

(HUNYUE TAOHUAJIANG)

刘 鉴 著

策划编辑: 鲁艳芳

责任编辑: 辛岐波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

邮政编码: 100007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5.5

字 数: 14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9337-8

定 价: 32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85924736



湘山中学礼堂 夜—晴—内（冬）

礼堂舞台上，挂着横幅“益阳县湘山中学 1945 年元旦文艺晚会”。

一百多名学生在台下看表演。

舞台上正在演地花鼓^①。一位音乐教师扮成“张先生”正在唱《张先生讨学钱》：“二月里是花朝，先生就把学生邀。大学生有了七八个，小学生也有上十名，如今的世界就大不同，老书不教要教国文……”

逗趣的表演，引发台下坐观的一百余名学生阵阵哄笑。



湘山中学校门外 夜—晴—外（冬）

古老的修山镇街面，青砖铺成的路面，整条街此时是寂寂无人的空巷。

突然，疾驶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

（镜头俯视）只见一列整齐的骑兵小分队飞驰而来。昏黄的

① 地花鼓是花鼓戏的一种基层民间演出形式，小旦、小丑在锣鼓、唢呐伴奏下边歌边舞。

灯光，照着他们头上的黄帽子和身上的黄军装。骑兵小分队穿过修山街上的青砖路，向三堂街方向疾驶而去。

校门对面，包子铺的老板娘发出一声尖叫。

老板娘：“日本鬼子！”

街头、街尾也响起惊恐的尖叫声：“日本鬼子！”

学校传达室的老师傅也看到了骑兵，他神色惊慌，颤抖着手，用力敲响门口的悬钟。



湘山中学侧门 夜—晴—外（冬）

温婉漂亮的富家女生钟三多在学生群里，跟着校长、教师慌乱地涌出侧门。

校 长：“大家各自回家！路上注意安全！”

学生们更加惊慌失措。

男生一：“几时回校？”

女生一：“我家在汉寿，我不敢走夜路。”

校 长：“离家远的同学可以到其他同学家去！安全第一，学校解散，暂时不要回校了！”

钟三多：“我家可以住！家隔得远的都去我家吧！”

钟三多的同班男同学刘孟良，穿着打补丁的灰白色棉袄，费力地挤到钟三多跟前，柔声说：“天太黑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钟三多：“我带他们一起走，你快回家吧！路上小心点！”

校长：“大家不要逗留！快走，快走！”

在喧闹和道别声中，众师生竞相逃离。



钟三多家 日—晴—内（秋）

钟三多的家在羞女山^①北麓，背靠郁郁葱葱的竹山，门前一条小溪蜿蜒而过。

钟三多在楼上的厢房里诵读《孟子》，“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”的声音从楼上传出。湘山中学的男同学刘孟良穿着打补丁的衣裤，打着赤脚，手里抓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出现在屋门口，见到屋里的钟母。

刘孟良：“满妈，我是钟三多的同学！”

钟母：“快请进！你哪里人啊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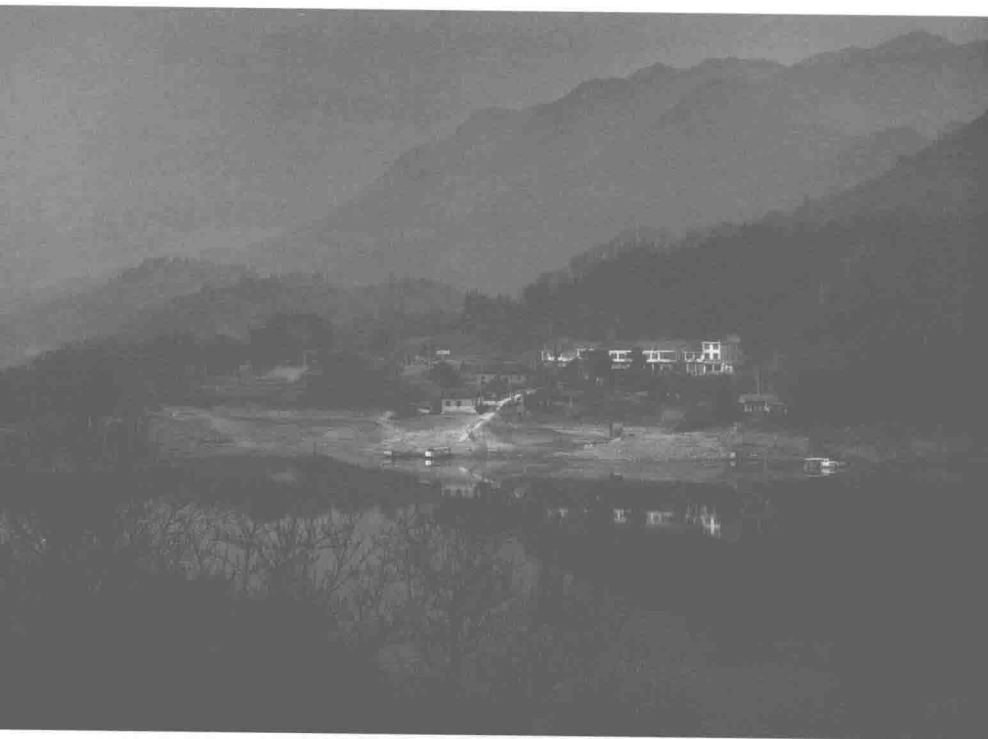
刘孟良：“我浮邱山^②乡的，这是一包浮邱山上的茶，请你们尝尝！”

钟母（接过茶叶，打开报纸，闻）：“你一个冒年纪的小孩，拿么子茶叶啰！哎呀，好茶，真香！”

钟母忙叫女佣拿月饼给刘孟良吃。刘孟良大口地吃月饼。

① 桃江名山。在现修山镇境内，资水之滨，峻峰如削，状如裸女。据考证，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曾登此山。

② 中国道教名山，是湖南道教的发源地，主峰海拔 752.4 米，方圆 58 平方公里，山顶有浮邱寺。



松木塘林场与桃花湖

(张克斌摄)

刘孟良：“满妈！日本都已经投降了，湘山中学还没复学，三多妹怎么打算的啊？”

这时，传来脚步声。钟三多的爷爷钟厚载戴着一副金丝老花眼镜，手拄一根黑得发亮的拐杖走进来。

刘孟良：“这位爷爷是……”

钟 母：“这是三多的爷爷。”

刘孟良：“钟爷爷好！”

钟厚载：“这位小伙子是……”

刘孟良：“我是钟三多的同学刘孟良，家在浮邱山乡。我专门过来报个信，广东有部队来征粮，顺便要招一批学生回广东，三多妹去不去？”

楼上钟三多的诵读声停了下来，她似乎在楼上认真聆听楼下的谈话。

女佣从灶上的擂钵里给刘孟良舀擂茶^①。

钟厚载：“如果是太平盛世，我不反对女孩子念点书。如今这外面兵荒马乱，三多就不可再外出念书了，更何况是去广东。她没告诉过你们？她七岁就订婚了，她有婚约在身！”

刘孟良正喝擂茶，一时呛住（咳嗽）：“她说过，我……知道……”

钟厚载：“我已安排她学习女红，等着出嫁！”

① 桃江特色饮品，一般用芝麻、茶叶、白糖等为原料，在带细齿纹钵的陶钵内擂烂成糊状后，用温开水冲调。

刘孟良端着盛擂茶的碗愣愣地站着。

楼板上微微响起脚步声。刘孟良抬起头，他的头和视线随着脚步声的移动而移动，他看到钟三多从楼梯上款款而下。

钟厚载：“三多，你怎么下来了？”

钟三多：“爷爷，我已经能背诵了。（转向刘孟良）你要去广东吗？”

刘孟良：“我没想好……我就是过来问问你去不去……”

钟厚载：“小伙子！三多不去！你回去吧！”

钟三多来不及挽留，刘孟良已放下碗，朝钟厚载和钟母鞠了个躬，离开钟家。

钟三多走到门边，目送刘孟良大踏步离去的背影。



张莲英家屋檐下 日—晴—外（春）

钟三多的舅妈张莲英用一双三寸金莲紧夹着黑陶烧制的擂钵，左手紧扶着擂钵边，右手握着一根长长的山茶树^①棍，让棍在钵内壁迅速地旋动。钵中的芝麻、花生、茶叶泛出奶白色的汁。

钟三多和表姐菊英、表妹静宜围着一个纤瘦的湘绣师傅。

① 一种四季常绿阔叶小乔木，秋季开花，一般寒露摘果。果能榨油，是桃江人重要食油来源。山茶油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最佳保健食用油之一。

这个女师傅一手拿着菊英刺绣专用的竹绷箍圈，另一手拿着钟三多的竹绷箍圈在点评。

女师傅：“看清楚了吗？菊英这喜鹊太安分了，跟死鸟差不多。三多绣的就不安分，活灵活现的，这才是喜鹊嘛！”

静宜：“我俩上次绣的是死蝴蝶，这次绣的是死喜鹊，只有三多姐会绣活物。”

钟母的轿子停在张莲英的地坪，轿门打开，钟母下轿。张莲英放下擗棍迎上去。两名轿夫从轿里取下一只沉沉的大箩筐。二人抬着箩筐刚放在屋檐下，旋即被张莲英招呼着抬进屋内。

钟三多和姐妹们欢喜地围着钟母。女师傅也讨好地凑拢来。

女师傅：“三多聪明，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打进来，三多跟我进绣庄，准是一个高级师傅。”

钟母：“那是你教得好咧。”

女师傅：“再学一年半载，就可以脱师了。”

张莲英搬过竹椅，放在屋檐下，请钟母坐。钟母刚坐下，钟三多拿着她的竹绷箍圈，得意地请钟母看。

钟母：“嗯！绣得真好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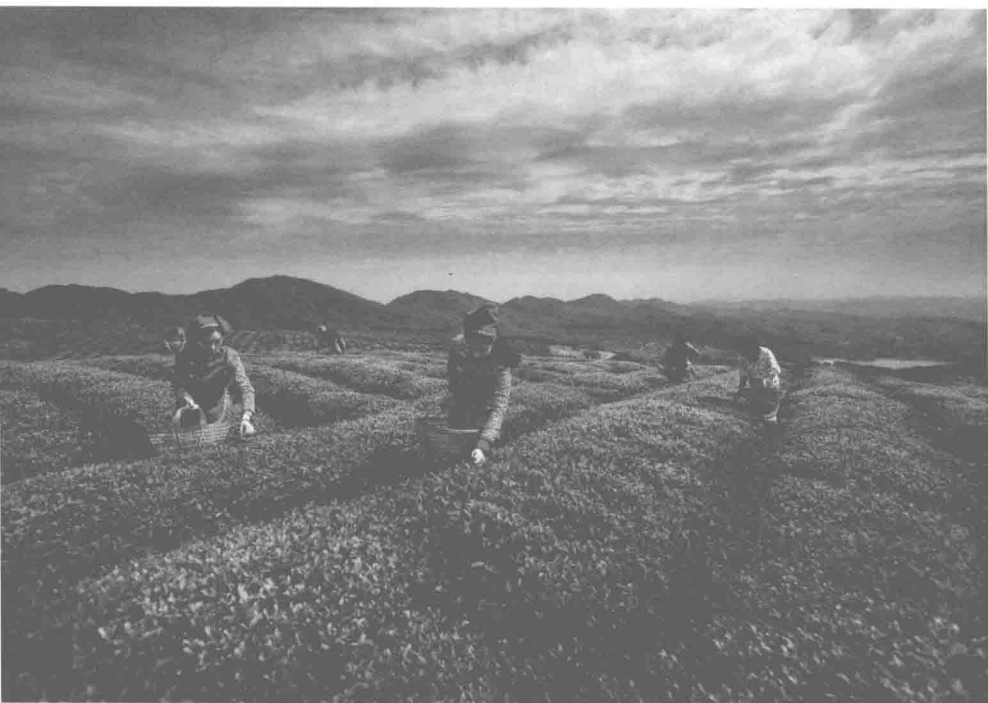
钟三多的表妹静宜从屋内取来一双布鞋。钟三多看见，打算去夺，却来不及了，布鞋已由静宜交到钟母手中。

静宜：“您看三多姐做得好不好？”

钟母打量着布鞋，眉头就皱起来，眼睛里放出不饶人的光。

钟母：“你这是给谁做的？”

钟三多：“给……给……同学……”



采茶

(张克斌摄)

钟母：“哪个同学？我猜是给浮邱山那个姓刘的男同学吧？”

钟三多红着脸，不肯回答。

那边，姐姐菊英在低声责怪静宜：“就你多事！”



6 钟三多家 夜—晴—内（秋）

灯下，钟三多在绣布上认真画花鸟。钟母走过来。

钟母：“今天叫你回来，是乌旗山曾家捎信来，准备娶你入门。”

钟三多吓了一跳，她惊愕地停下画笔。

钟三多：“那我就上不成高中了？”

钟母：“曾家的话有理。你和曾章甫七岁订下的亲，今年都十七了，是该成亲了。上次那个叫刘么子的浮邱山男生邀你去广东，他是在打你的主意！你竟然还给他做布鞋！”

钟三多：“妈！我并没答应他去广东嘛！他家里穷，从小没了娘，没人给他做布鞋，怪可怜的。”

钟母：“你以为我不晓得？两年多时间，他吃的用的都是你的！你还花钱请修山的郎中特意跑到浮邱山救他爹的命！”

钟三多：“妈！谁跟你瞎说的？请不要看不起他，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。也不要错怪我，学校里倡导‘结对子帮扶’，他家没钱，我家有钱，我帮扶他，仅此而已！有一回他爹打摆子，

他急得哭，我听说修山的郎中医术高，便请那郎中随他回去看病，那郎中才收了两块钱的药钱！”

钟 母：“唉，救人是好事，娘不怨你。但你家有钱？不晓得我们孤儿寡母的钱都是你爷爷给的？总之你得赶紧嫁过去，你俩都订婚十年了！”

钟三多：“妈！都么子年代了，还包办婚姻！”

钟 母：“包办婚姻怎么了？你爷爷奶奶、你爹娘都是包办婚姻走过来的。再说，这是你爷爷定的，你越依他，他越高兴，他越高兴，就给你越多的嫁妆！”

钟三多：“妈，你晓得不？师傅夸我绣出来的东西不安分，那是因为我的心不安分！我多么希望能回到教室去学习，多么希望像爹爹一样读大学啊！”

钟 母：“你爹爹读了大学，一家人享了么子福？还不是让我在守寡？女大当嫁，这是做女人的命。你爹爹会保佑你，跟着章甫享富贵！”

钟三多：“妈！你猜，如果爹爹在，他挑女婿，会挑曾章甫那样的，还是刘孟良那样的？”

钟 母：“没有如果！你是曾章甫的堂客^①！”

钟三多：“那曾章甫不是在广州念书么，他不打算念了？”

钟 母：“他念不念书由曾家定。”

钟三多：“妈！如果爹爹健在，他不会让我嫁给一个面都没

① 湖南方言，即妻子。

见过的人！”

钟母：“说了没有如果！”

钟三多愤怒了，她强忍着泪水：“妈！如果有如果，如果我抗婚，你们会怎么样？”

钟母也愤怒了，她忽地站起来，停了一下，又坐下，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孝顺、守信，比婚姻甚至比生命更重要。如果你抗婚，不说你爷爷打断你的腿，也会让咱娘俩活活饿死！你爷爷有心脏病，也会被你活活气死！曾章甫这小伙咱虽没见过，但这些年你没听老胡说明吗？相貌英俊、成绩好，还懂礼，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小伙！”



桃花江边 日—晴—外（秋）

钟三多和刘孟良各自背着棉被，在小路上边走边聊。刘孟良的棉被面打着补丁，有的地方还露出发黄的棉絮。他两手各提一个桶，桶里放着书本，其中一个桶里放着一双破胶鞋。看得出来，他不但提着自己的桶，还帮钟三多提着桶。

小路的左边，是桃花江；右边，是山茶树山。

刘孟良脚上穿着一双与他的破旧衣裤不相配的新布鞋。显然，他把破胶鞋换下，却舍不得扔掉。他走路时不时地把脚抬得老高，得意地欣赏。

钟三多看着他这俏皮样，害羞地笑，然后她主动聊到一个



打铁

(张克斌摄)

严肃的话题。

钟三多：“今天拿毕业证了，说说感受吧。”

刘孟良：“抗战胜利，但国内战事不息，生灵涂炭啊！”

钟三多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今日湘山中学一别，同学们不知何日相见。”

刘孟良：“人生如江水，奔腾向前，很多同学也许永世无法重逢了。”

两人不觉有些伤感，都不说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钟三多站住，打破僵局：“孟良哥，感谢你送我。咱们就此别过吧！珍重！”

刘孟良却不肯把钟三多的桶还给她。他发呆地看着钟三多的眼睛。

钟三多看着他，又看看路边的山茶树花。

刘孟良：“让我再陪你一会儿吧！知道怎么喝花蜜吗？”

钟三多：“知道！”

刘孟良把两个桶放在地上。两人弯腰，折断枯蕨。钟三多手快，将手中的枯蕨往前、往后迅速一折，抽出一根细细的蕨管，先递给刘孟良。刘孟良接过，伸手拉下一枝山茶树枝。他左手拉着树枝，右手把蕨管固定在一朵山茶花蕊中，叫钟三多过来吸蜜。

刘孟良：“这枝花好！朵朵里面都有好多蜜！”

钟三多：“你也喝啊！”

两个人，你扯一枝，我扯一枝，吸了个够。

吸够了，两人索性卸下棉被，放在草地上，然后坐在树下同一块石头上，望着江水。

刘孟良：“三多！同学两年半，你对我的帮助，特别是对我爹的救命之恩，我永世不忘！我对你的感激……实在无以言表！”

钟三多：“瞧你！互帮互助，这是应该的！”

刘孟良：“三多，有个内心话，我今天必须告诉你……”

钟三多手里捏着一根蕨管，有些紧张，没敢吱声。

刘孟良：“三多，我希望你跟我走……因为……”

钟三多低下头，不自然地摆弄着手里的蕨管，沉默不语。

刘孟良：“因为……我喜欢你！”

钟三多：“你一定要走吗？”

刘孟良：“是的。乱世出英雄，我要投身革命，我要改变命运！否则，待在这农村，挖红薯、摘茶叶、晒茶籽，要么继续穷下去，要么就是进山当土匪，哪能有么子出息！”

钟三多：“你投哪个队伍？”

刘孟良霍地站起来，四下张望，压低声音对钟三多说：“我早想好了！追随共产党！就算像张子清^①一样牺牲，也是个顶天

① 桃江县板溪乡人，中国工农红军早期著名将领，1930年因伤去世，年仅28岁。毛泽东同志曾赞张子清为红军的关云长。